

李春祥 主编

乐府诗



鉴赏辞典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主 编 李春祥

副主编 葛景春 李博

白本松 翟相君 华锋

乐府诗鉴赏辞典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乐府诗鉴赏辞典

李春祥主编

责任编辑：贾传棠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850×168毫米 32开本 1插页 35.25印张 1040千字

1990年3月第1版

1990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500册

ISBN 7-5348-0275-x / I·130 定价：18.80元

乐府诗鉴赏辞典编委

主 编 李春祥

副主编 葛景春 李 博 白本松 翟相君 华 锋

撰稿人 (以姓氏笔划多少为序)

丁三省	丁立群	于 雷	于淑敏	马向洋	马德娘	马豫静	万 宁
卫绍生	牛洛江	尹万通	尹建章	尹雪梅	毛 冰	毛伯良	王 珏
王中华	王元明	王太阁	王立群	王利锁	王开阳	王守国	王宗堂
王钦韶	王铁坤	王振汉	王浩然	王志峻	王增文	王宽行	王闻延
王树林	王震生	王秦生	王豫亭	边家珍	申章文	冯 娜	冯 辉
冯保善	田 璞	石云海	白连仲	白源龙	刘宝和	刘重一	刘亚军
刘洪生	刘崇德	刘 望	刘 葵	邢 健	华 锋	毕桂发	汤津平
孙 民	孙克强	孙 鹤	齐百祥	朱志仁	许 挺	言 午	李 丹
李 征	李 捷	李明若	李 博	李之免	李传国	李恒义	李贤民
李绍先	李炳勳	李爱梅	李鸿杰	李 彬	吴河清	吴建平	何 深
何士叶	何文祯	余尚清	严德礼	连 波	杜兴梅	杜国华	宋尔康
宋格震	宋立民	佟培基	苏南泥	近 众	谷天旺	闵 宏	陈 曦
张云飞	张文学	张生汉	张同钦	张秀传	张秀东	张进德	张永春
张家顺	张效益	张振元	张清华	张瑞君	张锡燕	张福平	武安国
郑 敏	周改华	周观武	周燕来	周天伦	孟昭泉	金 勇	赵克明
赵功兴	赵永健	昭 文	杨 田	杨才华	杨凤美	杨国安	杨宝玉
姚 伟	姚俊成	查洪德	郭济龙	郭振勤	徐 江	袁若娟	秦俊香
陶新民	高 钧	高虹光	聂振强	贾成祥	晓 征	曹绍芹	黄 璞
康保成	黄华强	阎敬业	阎豫昌	萧月贤	尉迟泰	唐 岩	彭广明
韩 石	韩成武	韩丽霞	韩珊晨	傅 瑛	葛景春	葛培岭	董玉琴
董寅生	魏娟莉	詹福瑞	翟相君	廖高群	潘 达	顾慧云	顾 鑫

出版说明

有学者说,《诗经》可说是汉以前的“乐府”,“乐府”则是周以后的《诗经》。在中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学遗产中,乐府诗确是一宗极其宝贵的财富。

该书从浩如烟海的乐府诗中,精选出由汉代至近代的上乘之作600多首,详加分析、鉴赏。它又是继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后,对乐府诗歌的一次全面整理。它的编排方法是:先按时代顺次,再按乐府体裁分类。这样,不仅可以直接看到乐府诗自身的演绎、变迁,而且为研究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,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提供了科学的依据。

该书入选篇目,尽量避免与已经面世的《唐诗鉴赏辞典》、《宋诗鉴赏辞典》重复,同时,突破了以往各类作品选在编选乐府诗时,总是偏重思想性而忽视艺术性的旧藩篱,展现了乐府诗本来的面目。

本辞典主编、副主编,均为饱学之士,撰稿者多是教授、副教授、专家、学者,文多新意。这是一部既有较高的艺术价值,可读性又很强的文学工具书。

凡 例

一、本书共收汉至明清近代民歌136首，243位诗人的作品418题，468首诗，计804篇乐府诗作。

二、正文中作家的排列，大致以生年先后为序，生卒年无考者，则以在世先后为序。同一诗人之作，大致以编年顺序排列。

三、本书的鉴赏文章，每题一篇。

四、本书使用标准简化字。

五、诗中典故及疑难字句的注释，一律置于正文中解决。

六、正文所涉古代年份，一律用旧纪年，一般不括注公元纪年。作者生卒年，一律采用公元纪年。

七、本书每位诗人的作品前均列有该作者的小传，内容包括生卒年、籍贯、字号，主要经历，作品的艺术风格，作品集子的名称，及传略出处。

八、本书附有乐府诗题要解，乐府诗要籍简介，供读者参考。

前 言

谈乐府诗,总要先谈乐府。究其本义,它原是汉代主管音乐机关的官署名称。创始于武帝(前140—87)而废置于哀帝(公元前7—2)。其职责是搜集、整理民间歌谣俗曲及歌辞,以创造新声乐调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:“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,于是有代赵之讴,秦楚之风。皆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,亦可以观风俗、知薄厚云。”又《礼乐志》亦云:“至武帝定郊祀之礼,……乃立乐府,采诗夜诵,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,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,略论律吕,以合八音之调,作十九章之歌。”又《李延年列传》亦云:“延年善歌,为新变声。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,欲造乐,命司马相如等作诗颂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,为之新声曲。”据上引,以是知乐府机关之设置,其任务是以音乐歌曲为主体,采诗入乐,倚调作歌。这是音乐歌曲的一次大变革,它对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、相互影响与发展提高,对诗歌的发展,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。以李延年为代表的音乐大师,他们的贡献是不可抹煞的。宋人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21“横吹曲辞”记云:“横吹有双角,即胡乐也。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,唯得‘摩诃兜勒’一曲。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,采輿以为武乐。”又据《艺文志》记载,当时所采之歌诗,既有民间歌谣,也有帝王贵族和一般文士之作。有的入乐,有的不一定入乐。从魏晋以来,人们统统称这些诗为乐府。这种情况,愈到

后来范围也愈扩大，几乎一切文人拟乐府之作，都可以称之为乐府。如略加区别，则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：1.根据乐府旧曲谱，重新创作新词入乐；2.袭用乐府旧题，继承乐府精神，重新写的不入乐之诗；3.不袭用旧题而另立新题，并另起新意之诗，或称新乐府，即一切歌行体诗歌都可以包括在内。如《乐府诗集》卷61“杂曲歌辞”所云：“诗之流乃有八：名曰行、曰引、曰歌、曰谣、曰吟、曰咏、曰怨、曰叹。”此外，宋元之词曲亦称乐府，这又当别论了。

二

从武帝创立乐府机关采集歌诗，至哀帝废置乐府官署，以后乐府诗的承传一直是经久不衰。它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：两汉乐府、魏晋南北朝乐府、隋唐乐府、宋金元乐府和明清近代乐府。现分别略述如后：

两 汉 乐 府

两汉乐府主要指魏晋以前流行于汉代的乐府歌诗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有“二十八家，三百一十四篇”（包括两汉以前的“周谣歌辞”）。《乐府诗集》将流传下来的作品分别归入“相和歌辞”、“鼓吹曲辞”、“舞曲歌辞”、“杂曲歌辞”、“杂歌谣辞”等类，总计约为130余首。其采地则遍及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省，据有的研究者统计，除去祭祀宗庙、歌颂神灵、周秦旧谣及有作者名字可考之作不计外，流传至今的两汉民间歌谣不过55首。作品或见徐陵《玉台新咏》，或见郭氏《乐府诗集》。代表作有《淮南王歌》、《枯鱼过河泣》、《战城南》、《十五从军征》、《五侯歌》、《公

无渡河》、《江南》、《上邪》、《有所思》、《白头吟》、《艳歌行》、《上山采蘼芜》、《妇病行》、《孤儿行》、《东门行》、《饮马长城窟行》、《陌上桑》、《长歌行》、《焦仲卿妻》等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帝王或文人的制作或拟作乐府亦不乏佳作，如项羽的《力拔山操》、刘邦的《大风歌》、刘彻的《秋风辞》、《瓠子歌》、李延年的《李延年歌》、刘细君的《乌孙公主歌》、班婕妤的《怨歌行》、辛延年的《羽林郎》、宋子侯的“董娇饶”等。

从形式上看，两汉乐府多用三言、四言、五言或杂言，除少数作品外，一般篇幅都较短小，风格质朴。

从内容上看，这个时期的乐府诗，多写爱情婚姻、战争徭役、孤儿病妇和感时伤世。其中不少作品语言清新，感情真挚，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社会性。一些以男女爱情婚姻生活为题材的作品，或写爱情受阻，抒发相思之愁（《迢迢牵牛星》）；或写真挚相爱，感情永不衰减，如果要断绝关系，除非要“江水为竭，……夏雨雪”（《上邪》）；可是当女方发现男方“有他心”，对爱情不忠贞时，又表现得十分决绝，她竟把原来准备送与男子的“双珠玳瑁簪”要烧毁、扬灰灭迹，与对方断绝关系（《有所思》）。还有一些作品，写女子拒绝官员和豪奴的调戏与勾引，表现了对爱情的忠贞不移，如《陌上桑》与《羽林郎》。还有写女子担心被遗弃（《怨歌行》）；写离弃后夫妻相逢叙旧，情意缠绵（《上山采蘼芜》）；或写女子不堪婆母的精神虐待，走上自我反抗道路，夫妻双双自杀，以换取死后的精神慰藉（《焦仲卿妻》）。以上作品，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男女爱情婚姻生活的主题。

汉魏之间，战乱频仍，战争和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《战城南》与《十五从军征》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样的社会现实：“野死不葬”，说明战争之酷烈；“十五从军征，八十始得归”则说明服役时间之久，战乱时间之长，人民痛苦之深。《饮马长城窟行》写思妇之怨，仍与战争徭役有直接关系。

《妇病行》与《孤儿行》都写了封建社会的家庭悲剧，一贫一富，而悲剧都不可避免，揭示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。

《公无渡河》、《枯鱼过河泣》、《乌生》、《蜨蝶行》等则从下不同角度揭示了人世艰险、尔虞我诈、陷阱四伏，一不小心，即遭横祸的社会现实，悲剧色彩十分浓厚。

项羽的《力拔山操》和刘邦的《大风歌》，一写其败亡时对不利于己的“时”的怨叹；一写其胜利后“猛士”叛离和对“猛士”的渴求。这两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，在诗歌中都表现了他们和人民的隔膜。篇幅虽短小，但蕴含的社会意义却十分深刻。

两汉乐府诗是乐府诗之始，所体现的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的现实主义精神，是上承《诗经》传统、下启魏晋文人拟作乐府诗之源，在乐府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魏晋南北朝乐府

魏晋时期，留传下来的乐府诗多为文人拟作。曹操父子雅好音乐，大量自制歌辞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注引《魏书》云：“太祖……御军三十余年，手不舍书……登高必赋，乃造新诗，被之管弦，皆成乐章。”曹植也是“依前曲改作新歌”（《鞞舞歌序》）。曹氏父子和阮瑀、应玚、王粲、陈琳、蔡琰、左延年、傅玄、张华、陆机和陶渊明等人皆有乐府诗传世，他们对乐府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
从形式上看，魏晋乐府诗有四言、五言、七言体，篇幅也较长；内容则多能反映现实生活。这是文人拟作乐府诗的第一个兴盛时期。曹氏父子不仅凭其政治地位而团结了一批有文才的诗人，而且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，为乐府诗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。东汉末年，社会动乱不已，曹操南征北战，驰骋疆场三十余年，军旅生活的艰苦（《苦寒行》）、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（《蒿里

行》)、战乱时念友思才、并表现出老当益壮的昂扬精神(《短歌行》)。这些作品既反映了战乱年代的社会风貌,同时也从诗歌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的个人感情色彩。操子植有才,却一生怀才不遇,倍受压抑,故其所作多表现为苦闷抑郁不平之情的倾吐,如《箜篌引》以“欲可求”而表现其有所求;《美女篇》以美女“盛年处房室,中夜起长叹”表现其才识被埋没;《七哀》以思妇之“悲叹”表现其无所依傍的自伤。其余如《薤露行》、《门有万里客行》等,亦从不同方面渗透着诗人的个人情感。曹丕的《燕歌行》,写思妇怀远,感情极其细腻,被称之为最早的一首完整七言诗。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王粲,其代表作品《七哀》诗“西京乱无首”篇,以董卓余党之乱为背景,写了一个“饥妇人”而“抱子弃草间”的人间悲剧。阮瑀的《驾出北郭门行》是一篇后母虐待前妻之子的“孤儿行”。陈琳的《饮马长城窟行》通过写修长城之苦以揭露秦政之暴。

魏晋乐府诗以文人拟作为主,叙事抒情紧密结合,在不少“借古题写时事”的篇什中,常常有诗人主观情感的渲泄。如张华的《轻薄徭》、傅玄的《董逃行》、《秦女休行》和《秋胡行》。此外,还有陆机的《猛虎行》、《君子行》和陶渊明的《挽歌诗》等。

南北朝民歌多为五言四句,或为四言四句,篇幅较短小。从风格上看,南朝民歌较艳丽,北朝民歌较质朴。据《乐府诗集》辑录的乐府诗就将近五百首。它们分别归入“清商曲辞”、“杂曲歌辞”和“杂歌谣辞”中。这些民歌所流行的地域,主要是湖北、江苏等长江中下游及河南邓县一带,重要作品有《子夜歌》(42首)、《子夜四时歌》(75首)、《上声歌》(8首)、《前溪歌》(7首)、《阿子歌》(3首)、《懊侬歌》(14首)、《读曲歌》(89首)、《黄竹子歌》、《江陵女歌》、《采莲童曲》(2首)、《同生曲》(2首)、《石城乐》(5首)、《乌夜啼》(8首)、《采桑度》(7首)、《夜度娘》、《黄督》(2首)、《长干曲》等。其中

不少组歌中都不乏佳作。此外，还有帝王和女人拟作乐府歌辞，如梁武帝、梁简文帝、梁元帝、陈后主、谢灵运、谢惠连、鲍照、谢朓、沈约和江总等。

从内容上看，南朝乐府民歌几乎全是写男女爱情婚姻生活，故有人称之为“儿女文学”。其中大部分作品思想健康、风格清新；也有一些作品渗入了色情成份（如《碧玉歌》“碧玉破瓜时”首、《长乐佳》“红罗复斗帐”首），这与统治阶级追求声色之乐和社会艺术情趣有紧密关系。一些作品或写男欢女爱，如《子夜歌》“宿昔不梳头”首、《子夜四时歌》“绿萸带长路”首；或写爱情不自由，如《子夜歌》“见娘喜容媚”首；或写离别相思，如《子夜歌》“别后涕流连”首、“自从别欢来”首、《子夜四时歌》“田蚕事已毕”首、《华山畿》“相送劳劳渚”首；或写女子被遗弃，如《子夜歌》“郎为傍人取”首、“常虑有二意”首。在写男女爱情的作品中，最值得一提的是《华山畿》“君既为侬死”首。它写一个士人因爱一女子慕色而死，临葬时女子呼开其棺而入以殉情，故事凄楚动人。它为以爱情为基调的南朝乐府诗增添了一点异彩。后来的梁山伯、祝英台故事很明显地受到这一悲剧故事的影响。

南朝文人拟作乐府最有成就的是鲍照。他的《代东门行》抒发羁旅行役之苦；《代白头翁》写女子之怨以发泄对统治者疏贤亲佞的不满；《拟行路难》“璇闺玉棉上椒阁”首写贵族女子得不到真心爱情的愁闷。此外，还有谢灵运的《江上曲》、江总的《雨雪曲》亦较有名。

北朝民歌现存六十余首，主要流行在黄河流域广大地区。《乐府诗集》将其归入“梁鼓角横吹曲”中，并引《古今乐录》列其《企喻》、《琅琊王》、《钜鹿公主》、《紫骝马》、《黄淡思》、《地驱乐》、《雀劳利》、《慕容垂》、《陇头水》等篇名及篇数，名之为“胡吹旧曲”。据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记载，这些曲调来自鲜卑、吐谷

浑、部乐稽三个民族的歌谣。其中有的已经过南方文人的翻译和加工，内容和风格都有一些变化，但总的方面还不失其粗犷、质朴的特色。主要作品有《琅琊王歌辞》（8首）、《紫骝马歌辞》（7首）、《捉搦歌》（4首）、《折杨柳歌辞》（4首）、《陇头歌辞》（3首）、《慕容垂歌》（3首）、《敕勒歌》、《李波小妹歌》和《木兰诗》等。其中以《木兰诗》最为杰出。此外，这一时期拟作乐府诗的文人有温子升、魏收、裴让之、王褒、庾信、徐陵等，庾信成就较大。

北朝民歌内容或写战争悲剧，如《紫骝马歌辞》“烧火烧野田”首、《隔谷歌》“兄在城中弟在外”首等；或写尚武精神，如《琅琊王歌辞》“新买五尺刀”首、《折杨柳歌》“健儿须快马”首和《李波小妹歌》等；或写羁旅行役，如《陇头流水歌辞》“陇头流水，流离西下”首、《陇头歌辞》三首等。还有一些作品写男女爱情婚姻生活，如《黄淡思歌辞》“归归黄谈思”首、《捉搦歌》“谁家女子能行步”首、《折杨柳歌辞》“腹中愁不乐”首和《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》等。与南朝同类题材作品相比较，北朝情歌表现男女相爱更为直露和大胆而具有豪放刚健风格。在北朝民歌中，最值得一提的还有《木兰诗》。作品主要写木兰女扮男妆代父从军、功成不受封赏而重返家园，全诗洋溢着高昂的巾帼气概的英雄主义精神。

这一时期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以庾信较为有名。他的《塞下曲》、《怨歌行》和《杨柳歌》等，或写塞外风光，或写思妇怀远，或怀念故园，于绮丽之中犹见刚健之美。此外，还有王褒的《关山月》、徐陵的《长相思》和温子升的《结袜子》等。

隋 唐 乐 府

从隋文帝杨坚建元开皇，中经炀帝、恭帝、越王，至唐高祖

李渊建立大唐帝国（581—618），是为隋代。隋代乐府多为文人拟作，见于《乐府诗集》者60余首，分别归入“鼓吹曲辞”、“横吹曲辞”、“相和歌辞”、“清商曲辞”及“杂歌谣辞”中，代表作家有卢思道、薛道衡、虞世基、辛德源和王胄等二十余人。其中以卢思道的《从军行》和《美女篇》、薛道衡的《昔昔盐》、辛德源的《白马篇》等较为有名。或似南朝，或同北风，尚未形成独特风格。需要一提的是，那个历史上颇为有名的荒淫无道皇帝隋炀帝也附庸风雅，《乐府诗集》中就收有他的《春江花月夜》二首、《锦石掬流黄》一首、《喜春游歌》二首、《步虚词》二首、《纪辽车》二首及《江都宫乐歌》一首等。上行下效，在他即位的十余年，隋代文学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，但倒也掀起了一阵子“香艳乐歌运动”（罗根泽《乐府文学史》）。在乐府文学史上，也还不失其为不可缺少的一页。

以白居易、元稹为首倡导的新乐府运动，是一场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主旨的诗歌革新运动。唐宪宗元和四年（809），李绅写了《新题乐府》诗二十首送元稹，元稹也随即写了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》诗十二首。后来的白居易又写了《新乐府》五十首，正式标举“新乐府”旗帜。他在《与元九书》中明确提出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。”元稹也提出“即事名篇，无复依傍”、“或颇同古意，全创新调”（《乐府古题序》）。这对魏晋以来的一些多借用古题、内容与题目不协调，或虽用新题，内容又并非皆为时事之作来说，无疑是一次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的突破，是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，对后世的乐府诗及历代诗坛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作为一种文学现象，新乐府运动和乐府诗在唐代的勃兴决不是孤立或偶然的，相反，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学基础。社会矛盾的复杂激烈，要求作家正视现实和反映现实；汉魏以来的乐府诗，初盛唐时期自上而下的乐府诗作家群的创作实践，使之

出现和蓬勃发展也就成为必然。元、白之前，唐太宗、高宗、中宗、玄宗等人都提倡音乐和喜爱诗歌，太宗李世民还写了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乐府诗。仅据《全唐诗》卷17—29标明“乐府”部分统计，有乐府诗流传的作家就有230余人，作品近1200余首。它们分别属于“鼓吹曲辞”、“横吹曲辞”、“相和歌辞”、“舞曲歌辞”、“琴曲歌辞”、“杂曲歌辞”和“杂歌谣辞”七类。王勃、卢照邻、骆宾王、沈佺期、陈子昂、张若虚、张说、孟浩然、王维、高适、岑参、王昌龄、李白、杜甫、张祜、孟郊、李益、张籍、王建、刘禹锡、李贺、卢仝、陆龟蒙、李群玉、韩愈、柳宗元等人，都有乐府佳作。这些乐府诗都未入乐，是以《乐府诗集·新乐府辞序》云：“新乐府者，皆唐人之新歌也。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，故曰新乐府也。”郭茂倩所说的新乐府，包括了唐代所有的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。它们完全摆脱了音乐而具有了独立的文学价值。元、白之前，李白和杜甫对乐府诗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；经元、白在理论上的倡导和创作实践的影响，唐代的乐府诗对后世的一切新题乐府诗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从现在流存的作品看，以文人创作为主体的唐代乐府诗的内容比前代乐府诗更丰富了，写战争徭役的有李世民的《饮马长城窟行》，陈子昂、王昌龄的《出塞》，卢照邻、李白的《战城南》，张籍、王建的《陇头水》，王维的《陇头吟》，杜甫的前、后《出塞》和《兵车行》，骆宾王的《从军中行路难》，白居易的《新丰折臂翁》等。上列诸人之作，或写壮士立志御边，或写战争残酷，或写征人妻子怀远等，从多方面反映了战争徭役生活。写男女爱情婚姻生活的有张祜的《莫愁乐》，施肩吾的《襄阳曲》，杨巨源的《大堤曲》，李白、王昌龄等人的《采莲曲》，张籍、刘元淑等人的《妾薄命》，张继的《长相思》，聂夷中的《夜夜曲》，孟云卿的《生别离》，刘叉的《怨诗》等。上列诸人之作，或写男欢女爱，儿女情长；或写所爱别离，相思不已；或写女子被遗弃，

悲怨无穷等，从多方面反映了世俗男女种种情态。写宫妃生活的有李白、吴少微的《怨歌行》，徐贤妃、岑参的《长门怨》，徐彦伯的《班婕妤》，刘禹锡的《阿娇怨》，陆龟蒙、刘方平的《婕妤怨》，长孙佐辅的《宫怨》，崔国辅、胡曾的《妾薄命》，杜甫的《丽人行》，白居易的《上阳白发人》等。上列诸人之作，多写君恩不定，宫妃、宫女备受精神折磨，揭露了嫔妃制度的罪恶。写世道坎坷、伤时怀古的有孟郊、崔颢的《长安道》，元稹的《董逃行》，李白的《上留田》、《野田黄雀行》、《蜀道难》、

《梁甫吟》，杜甫的《苦寒行》、《贫交行》，刘希夷的《白头吟》，白居易的《反白头吟》等。上列诸人之作，或叹世道丧乱，或惧人事险恶，或哀好景不常，或劝洁身自爱等。世俗的尔争我夺、陷阱四伏、祸福难测等人情世态都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。写游侠生活的有李白、王维、王昌龄、张籍、李颀、杜牧等人的《少年行》，李廓的《长安少年行》，李益的《汉宫少年行》，崔颢的《渭城少年行》，高适的《邯郸少年行》，元稹的《侠客少年行》等。上列诸人之作，或写其慷慨悲歌，意气豪迈；或写其呼朋引类，一掷千金；或写其志得意满，及时行乐。……这是一群官员子弟和宫廷禁卫人员的生活写照。还有一些作品写农民穷苦生活，如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、《采地黄者》，元稹的《田家词》，张籍的《野老歌》等。此外，很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写商人生活的作品。封建统治阶级一向重农抑商，商人进入诗歌多为思妇怀人之作。而唐代的乐府诗却一反传统，写了商人们远行不定、跋山涉水、经历种种风险和弃农从商、唯利是图等多方面的生活及思想。如李白、元稹的《估客乐》，张籍的《贾客乐》，刘禹锡、刘驾的《贾客词》等。这些作品写了市民力量的逐渐抬头。与前代乐府诗相对较，唐代乐府诗的题材范围是扩大了，这是新乐府运动及其创作实践的丰硕成果。

宋金元乐府

宋金元时期，词曲盛行，作家们倚声填词，合乐而歌，人们因而常把词集或散曲集称为“乐府”。如《东坡乐府》、《诚斋乐府》、《东篱乐府》、《小山乐府》等。还有一些散曲选集也被称为乐府者，如《太平乐府》、《乐府群珠》、《乐府群玉》等。这些被称作乐府的词曲，主要是它们可以“入乐而歌”的缘故，与传统的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、“为事而作”的乐府诗还是有区别的。

这一时期，由于词曲成为文人们抒情咏物的主要文学形式，因而对采用旧题或另立新题而写的乐府就注意不够，但一些词曲大家还是写了一些乐府佳作。如宋金的欧阳修、柳永、梅尧臣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苏辙、杨万里、范成大、陈与义、陆游、刘克庄、陈师道、晁补之、谢枋得、陈造、文天祥、元好问等。元代一些散曲大家亦写乐府诗，如刘因、赵孟頫、贯云石、虞集、萨都刺、杨维桢、倪瓒等。诗人戴表元、郝经、许衡、黄潜、王恽、袁桷、马祖常、范梈、迺贤、丁鹤年、吴师道等也写了不少乐府佳作。一些作家有多种体裁的集子也以“乐府”取名，如王恽的《秋涧乐府》和杨维桢的《铁崖乐府》等。由上可见，这一时期的词曲虽然成为文人们抒情咏物的主要文学形式，但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的乐府诗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。

宋代乐府多写农村生活，反映民生疾苦。如柳永的《煮海歌》，文同的《苦寒行》，刘敞的《城南行》，王令的《饿者行》，苏轼的《画鱼歌》，范成大的《冬春行》，尤袤的《淮民谣》，陈造的《田家叹》，王炎《冬雪行》，刘克庄的《筑城行》等。上列诸人之作，或写盐工之苦（《煮海歌》），或写劳役之悲（《筑城行》），或写天灾为虐（《城南行》、《饿者行》、《田家叹》），或写税赋之重（《画鱼歌》、《冬雪行》）等。还有一些借古喻今、